

投筆從戎 報效國家

· 吳鍾珍 ·

前言

七七事變後，筆者避居故鄉山東省濟寧接受小學與初中教育，民國卅四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勝利結束，當時國人同胞真是歡欣鼓舞，普天同慶。但好景不常在，中共立即發動全面叛亂，因為國軍

正規部隊都在大後方抗戰，一時難以普遍運送至華北各地，魯西各縣很快就先後被共軍占領。卅四年十二月，共軍二野第七縱隊司令員楊勇率軍攻打濟寧，日偽留守縣長劉本功之兩團偽軍中，有一團之團長就是潛伏之共諜，所以當然難以抵抗。卅五年一月，共軍既已攻入濟寧縣城，筆者只好於戰火聲中倉促離別了親愛的家園和母校——省立濟寧中學，也結束美好難忘的初中階段。

從濟寧逃奔濟南的那一段路程，是筆者最難忘的一段艱險經歷。因為濟寧雖被共軍攻占，但北面緊鄰之兗州，尚在國軍吳化文將軍之手中，再

往北去的泰安等縣，又是共軍占領區，再過去幾站則是國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中將之轄區，也是山東省政府之所在地。在筆者逃經共軍占領區時，還曾被他們懷疑是反動派和國軍特工，押送到共軍的營部，經過詳細審查，確定身分後，才予放行。

考入交通部濟南扶輪中學

到濟南後，首先遭遇之難題就是轉學問題，因為筆者

在濟寧中學已讀過初三上學期，這一學期應當轉入初三下學期。但當時教育廳之規定，所有的畢業班都不准招收轉學生。筆者就必須降轉到初二才行。如願降轉初二倒最為簡單，因為家嚴當時擔任私立培才中學的校長

，插班讀培才中學的初二下學期最簡單不過了！但問題是堂弟鍾珊和筆者是同年出生，比筆者還小十個月，他現在正讀初三，如筆者降讀初二，那豈不是太丟臉了嗎？正在發愁時，意想不到的救星出現了，原來筆者的大嫂宋仁奎女士是鐵路局的職員，有一天前來告知，交通部濟南扶輪中學現正招考初二及高一的轉學生，雖然規定鐵路員工子弟才有資格報考，但她已替筆者爭取到報名資格，當時因戰亂之故，不需要轉學證件查核。於是筆者去報名時謊稱在濟寧中學已讀高一，以共軍攻入無法取得證明為由，就這樣過關了。報名後有三天的準備時間，便向堂弟鍾珊借了幾本書匆忙



國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中將（圖由筆者提供）。

翻閱一下就去應考。過了幾天大嫂來家中告知已經放榜，高中一年級錄取了轉學生十多人，筆者是第二名。

師範學校公費還多，不住校者則發代金。雖然每餐只能吃到小米麵的窩窩頭及鹹蘿蔔條，那已非常滿意了。

剛開始時，每天如何到校上課也頗感困擾，因學校位於普利門（西門）外，鐵路局之西方，而我家則在新東門外，一在西北一在東南，步行要一個多小時，且因戰亂之故實施宵禁，早晨六點鐘才開城門。那就只好先試一試了！第一天筆者六點不到就站在新東門外等開門，進城後加快腳步往西趕，不到一小時就出了普利門，約七點十分趕到教室，當天竟然是第一位進入教室的學生。試驗成功後，每天就六點起床，七點半趕到學校。這樣走了兩個多月，學校忽然宣布遷移到南郊緯二路東南方的一處日式校區。這一片校區非常理想，不但有寬廣的運動場，而且還有宿舍。因為從我家到新校區走路還是需要一個多小時，所以這一學期就申請住校，也就開始了我這一生中，首次離家獨立的生活。分配到一間五坪大的房間，室友是張錫華、陰元峰、高其榮、邱思勤、邱思儉。宿舍中設有伙食團，鐵路局每月補助每一學生的伙食費，比

扶輪中學雖然規模不大，但卻是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都是第一流的老師，最讓我感念師長有班導郭俞老師、及高二下高三上之國文老師李先生，他曾要求我們利用那個暑假讀完一本《中國文學史》，並撰寫心得報告，使我獲益良多；而且就在那一學期，李老師生病請假了，我們幾位同學去探望時，李師母堅持要看看筆者，這才知道原來師母當年是助產士，筆者出生時就是由她接生的。

在同窗共讀的三年期間，同學們培養了深厚永恆的友誼。因為以前所讀的明德小學及濟寧中學都是純男生

學校，扶輪中學則是男女合班。剛開始時真是又興奮又緊張，對女同學只好敬而遠之。一年級時，班上有程德慧、張以英、邱潤章、關昭容四位女同學。二、三年級逐漸增加到十位。男同學當中感情較好且經常互相砥礪者，計有竇學溫、李鐸、佟德山、劉全（後改名為余佐）、王為漢、李超進、李介璋、李殿元、楊嗣坤、趙光來、駱紹曾等人。民國卅五年暑假，政府規定扶輪中學的男生均須接受軍訓，說起來這真是政府的一項德政，因為這時山東已有半數以上之縣城被共軍占領，這些縣城內的高中學生大都流亡到濟南繼續求學，舉辦軍訓不但可為這些學生提供伙食，亦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

因為筆者是跳了一級考上扶輪高中的高一班，三角和生物兩門課都是沒讀上冊直接就讀下冊，所以頗感吃力。但期末考試都還及格。第二學年起，學習進入佳境，對課程感相當輕鬆，而且在理、化、英、數方面漸能有所表現，並還曾被選為班長。兩年半愉快的高中生活不知不覺已走到了盡頭。民國卅七年六月參加畢業考後，就在一場簡單隆重的畢業典禮中，和親愛的師長、同學們互相依依不捨地告別。不想這一別就是四十多年。



筆者就讀扶輪中學時之照片
（圖由筆者提供）。

畢業後漫長漂泊之人生征途

記得畢業前夕時局動盪不安，危城中心心惶惶，不知何去何從。同學們當時無心編印同學錄，只有互相交換照片，及拜託在一本最簡陋的紀念冊上簽贈臨別感言，期能長久保留住珍貴的友誼。從畢業到離開濟南的半個多月，筆者經常都站在家中小樓的窗前，思念這一段美好的時光，並高唱我們在音樂課堂上學到的《漂泊》之歌。

然後，筆者就在卅七年七月二日，拜別了父母和故鄉，搭乘飛機飛到南京去投考大學，開始踏上了漫長漂泊的人生征途。

飛到南京投考大學

記得在畢業典禮後，等待飛機的過程，筆者和李鐸、趙光來、王為漢三位同學即已約定，分別飛到北京、南京去報考大學，並且互相告知對方這兩地之通信地址。那時因濟南被共軍圍困，要想安全離開只有搭乘飛機一途，但機票非常昂貴而且不易買到。所幸培才中學的一位金老師和中國航空公司濟南分公司的經理有連襟關

3 2 | 1 1 6 | 6 — | 5 1 | 1 3 2 | 2 — | 3 2 | 1 1 6 | 6 — | 5 1 | 7 · 2 | 1 — |
我 將 漂 泊 去 了， 長 途 迢 迢 。 落 下 淚 痕 幾 滴， 心 兒 都 碎 了！
5 5 | 6 5 3 | 5 — | 3 5 | 6 5 3 | 2 — | 3 2 | 1 1 6 | 6 — | 5 1 | 7 2 | 1 — ||
良 緣 已 成 過 去， 只 剩 白 雲 渺 渺。 我 將 漂 泊 去 了， 心 兒 都 碎 了！

《漂泊》之歌（圖由筆者提供）。

係，且家嚴早已準備好機票（法幣八九〇萬元），以便隨時接獲通知時，即可購票讓筆者搭機南下。不想就在卅七年七月一日下午，金老師告訴家嚴，七月二日上午有班從濟南經青島飛南京之加班機，可以買到一張票，但機票從七月開始已漲價一倍，濟南到南京票價漲到一七八〇萬元。家中哪有這筆巨款？家嚴趕緊進城找幾家熟識的商店洽借，直到宵禁前一刻借安這筆巨款後，才趕出城門，

返回家中業已晚間八時了。匆匆吃過晚飯，家嚴不但告誡筆者許多為人處事道理，還特別準備一個小筆記本，寫下所囑咐之要點，筆者也在上面記下各地親友之通訊處。第二天早上，筆者就攜帶著兩份畢業證明書及家中僅剩的盤纏（法幣二〇〇萬元），提了一籃衣物，由金老師送我到機場搭機。

到南京後，借宿於二哥鍾琪夫婦南京市的家中，擠在樓上租賃的一間小房間之廚房裡。每天都是帶著一本升學指南到玄武湖公園去溫習功課，倒也十分愜意。原來第一志願是到上海去考交通大學的，惟因費用不足，只好把一份畢業證明書及有關資料寄給大哥的一位住在上海的朋友，託他代為報名，考試前一天再趕去參加考試，費用就足夠支付了。卻一直未能接到回信，考交大的願望就此泡湯了。當時，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在七月底於南京聯合招生，二哥認為既然不能去讀，又何必花那些報名費？於是也沒機會先建立一些試場經驗。八月間去報考第二志願——中央大學，考完後感覺做答順利，不想發榜後卻榜上無名。這時扶輪中學的同學駱紹曾和鄒大湘，已搭乘扶輪中學代為購票的一架飛機來到南京，

紹曾兄是住在珠江路他姨媽家中。這時設在安徽蕪湖的安徽學院又登報招考，紹曾兄邀筆者同去報考，但這時筆者已無旅費可用。正在徬徨之際，剛好住在徐州的雷淑華二表姐寄贈十五元金元券給筆者，真是大喜過望。於是筆者就跟隨紹曾兄搭乘江南鐵路前往蕪湖，而紹曾兄在江南鐵路局有熟人，坐火車頭可不用買票，節省部分旅費。安徽學院背靠赭山，左臨長江，景色極為優美。考完後當天正好是中秋節，紹曾兄和筆者還特別到長江碼頭，濯足賞月談心，別有一番趣樂。這次考試因無心理壓力，自覺無重大失誤，後來接獲錄取通知，還是名列前三分之一，可申請獎學金。雖因其他考量而未選讀此校，但頗有難捨之感。迄今筆者還保留著錄取通知作為紀念。

人的命運真是難以預料，就在筆者等候蕪湖安徽學院之報考結果時，鍾珠二姐和正在空軍總司令部服務的顧大凱姐夫，到玄武湖二哥家來看望筆者，談到空軍通信學校現正招生，學校設於四川成都，在南京、北京、西安、武漢、廣州的空軍招生辦事處均可報考，不過體格檢查要求相當嚴格。於是筆者就趕快報名參加九月底之考試，報名人數甚多，體檢合格者

一五〇餘人參加筆試，結果只錄取不到十人。十月初先接獲空軍通校之錄取通知，告知必須於十月十五日前報到，候機送往四川。南京考區這次共錄取了九名正科生及八名初級生。於是筆者就儘速前往報到，交畢業證明書，填保證書，並領了十天之旅費金元券卅五元。領到錢後立即寄廿元給流亡在各地之同學，期能對其生活有所幫助。回到玄武湖家時，二哥告知安徽學院之錄取通知剛剛寄來，看了之後頗感躊躇。因為空軍通校雖管吃管住，每月還發零用錢，但屬二年專科制；安徽學院吃住均須自理，書籍用品衣物亦須自購，但有獎學金，而且是四年大學制。對筆者而言，還是比較喜歡後者。可是，剛從空軍招生辦事處領的旅費已寄給同學，如何退還呢？而且僅靠獎學金恐怕還是不夠。腦海中思考著這些難題，在回到招生辦事處後，向同批錄取同學高保恆兄請教，在他大力分析勸導之下，筆者還是選擇了空軍通信學校。十月十五日北京考區錄取的廿一名正科生（烏銓、史雲翰、王灝、王境泰、呂鴻俊、李樹庭等）和十餘名初級生從北京飛到。並獲知十八日有一架專機，將會送我們到四川。

原本我們被告知是飛往四川重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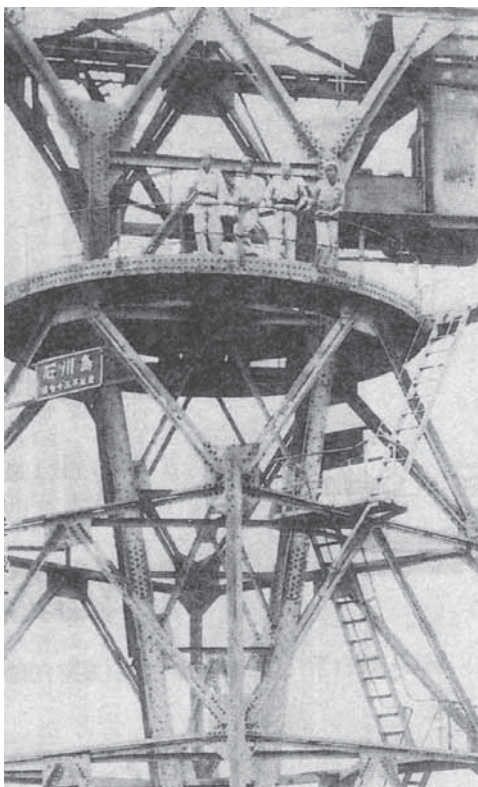
後，由專車送到重慶銅梁之「空軍入伍生總隊」，接受六個月之入伍訓練，再到成都之空軍通信學校入學的。不料，十八日招生辦事處最新通知，「空軍入伍生總隊」已決定遷往臺灣屏東，而且空軍各校都將陸續遷往臺灣。所以我們這批學生就不去四川了，而是直接飛往臺灣臺南，再轉坐火車赴屏東之「空軍入伍生總隊」報到，獲此一改變後。每人都急忙寫信告知家人後，便搭乘專車到機場搭機去了。

臺灣東港的入伍生活

一架C-46運輸機很平穩的把我們送到臺南，從臺南再搭火車到屏東的「空軍入伍生總隊」，接受六個月的軍事訓練。該處原是二戰時日本海軍航空隊之重要基地，瀕臨大鵬灣，有水上機場。「空軍入伍生總隊」僅占用靠水上機場之一區，其中尚有未遭炸毀之二層樓房四棟、棚廠數座，及一個運動場。其餘兩區尚有二層樓房多棟，仍由空軍第七供應處做為存放日軍航空隊留存之各類物料。總隊部就設在面臨運動場之第一棟二層樓中。前方就是升旗臺和運動場。不過，自從抗戰勝利後，因為從未有人過

問，到處雜草叢生，有些長得比人還高。機場跑道之一端還留置有三架日本戰機，跑道之一側則留有一臺極為高大的起重機。從大鵬到東港的公路也被美軍機轟炸得坑坑洞洞，我們到達時，該處仍未開始整修。

「空軍入伍生總隊」僅有總隊長勞聲寰上校帶來重要幹部三十餘員，其餘大批官、兵、學生，都還留在四川，尚未動身來臺。我們這四十多人是抵達東港的第一批學生，總隊部臨時指派七隊隊長張心明少校，率區隊長周志輝上尉，教育班長曹建中中尉，蔡興琅中尉，張湘英少尉來帶領我們。讓我們住在第二棟樓房的二樓，每四人一間，睡在鋪稻草的水泥地上，每人發給一個矩形日本軍用蚊帳。



筆者和四位同學在高大起重機上之合照（圖由筆者提供）。

結訓後，我們就被送到岡山之「空軍通信學校」接受通信專業技術訓練，我們是正科班第十二期。受訓兩年共分八個學期，每無寒暑假，每學期三個月。前四學期學習一般大學之基本課程，如普通物理、微積分、電工學、機械原理等課

程；後四學期則學習空軍各種飛機及地面電臺，所裝設之每一種通信及領航電子裝備之基本原理、電路分析及操作實習等維修專業技術。學校教師之素質都相當高，所以我們學到相當充實的通信電子裝備維修技術，畢業後被分發到各不同單位服務時都深受器重。民國四十年八月四日畢業，六日我們未留校服務的同學就搭火車到空軍各不同單位報到見習去了（空軍規定正科班學生畢業後要先以准尉資格見習六個月，然後才正式升任空軍少尉），準備為軍旅生涯邁入另一個階段。

最初因為缺水，廁所不能使用，我們只好跑到海邊去解決生理需求。到大鵬後的首要任務不是出操訓練，而是協助剷草修路。每天早餐後就分組勞動服務。經常是派一組人攜帶鐵鏟及十字鎬整修公路，但大部分則是留在營區內剷草，班長們站在二樓陽臺上監督工作，不准有人摸魚。民國卅八年一月，入伍的同學才陸續到齊，於是我們就在二月四日正式開訓，並於八月四日結訓。

空軍通信學校之專業技術訓練



筆者於大鵬入伍受訓時，值勤衛哨之照片（圖由筆者提供）。